

史記評林

凌稚隆 輯校
李光縉 增補

史記評林

凌稚隆輯校
李光縉增補

天津古籍出版社

(2)

史記評林卷之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項羽本紀第七

黃震曰逮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索隱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

唐順之曰不籍年月一澆敘去絕佳楊慎曰項羽紀尤見筆力

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字羽索隱曰按序傳初起時

王維慎曰即敘世系無一迂語

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

茅坤曰籍紀中摠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

父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正義

曰燕烏賢反○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

按史訓云去即罷也

何孟春曰項籍書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李是真能李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王維稹曰二獄掾事非漫載後皆有故

項燕

項氏

伏案

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為王項氏世世為楚將封

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故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

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

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

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乃請斬獄掾

有逮捕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斬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蘇林曰斬音機

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

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

倪思曰吳中子弟
憚籍易吳中貧士
大夫皆出梁下唯
此梁所以尤貧也

王鑒曰不惟部勒
兵法且以習其人
而陰擇之其意遠
矣

王維禎曰匹夫而
敢為此語益以驗
天亡秦之兆

按每段用以是
以故以此字為
結局

按秦時會稽治
吳故云吳中子
弟

曰服虔云抵歸也劉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

伯莊云抵相憑託也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音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

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

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

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

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

○索隱曰說文云扛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

氏云在沛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

鄧斬縣

增許應元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而梁乃陰謀籍于外入而斬守與其印殺其約起定陶籍之天下有以哉

王鑒曰籍實不知桓楚處茅坤曰叙會卒起彙處如盡

按師古云胸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正義曰守音狩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太守。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為人。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

按增伏漢書作
釐伏

按此伏八千人
案為後以八千
人渡江及與亭

長言江東子弟
八十人張本

王維禎曰梁為主
辨而行以兵法則
此不辦者不知兵
者也故不用

按師古云召讀
曰邵

楊慎曰召平上有
廣陵人三字以別
于東陵召平也

劉辰翁曰此召平
不自了事乃能作
此度外奇事所以
發亡秦之端在此

故云數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五用皆字 四用莫敢字 索隱曰說文云謂失氣也音之涉反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

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

如淳曰徇音撫徇掩入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

陵正義曰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

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北反

口江至吳詐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陳王命拜梁拜梁為楚王上柱國二年正月也

按項羽始事已定江東而渡江西故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

按師古云適音的主也

余有丁曰蒼頭特起謂欲擁立陳嬰

案應劭口上柱國上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卿官若今和國也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

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

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

昭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

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云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吏

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

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

為王異軍蒼頭特起也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又曰陳王定死立
嬰便為王定典便
皆俗話

王維禎曰敘陳嬰
母者見成敗之理
雖婦人亦能知之
漢非諸傑所得奪
也

按嬰母之止嬰
豈獨以世未嘗
貴哉亦以嬰不
能為而他人
借之以立名則
異日且必見殺
嬰母其慮之深
矣若楚懷王心
者一旦安受義
帝之名卒被弑
逆曾婦人之慮
不若耶

按以兵屬亦以

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
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云殊異其軍為
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
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
下方亂未知
瞻烏所止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

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

嬰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

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

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

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

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

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

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

口

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

按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史記卷八十一 項羽本紀

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各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

七萬人軍下邳

正義曰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

上邳故曰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

陳涉世家曰秦嘉

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軍彭城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

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

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鄧展

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

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增盧薛治曰予按梁號知兵者及耶入粟而梁何以不與兵以待之願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余樊君輩嘗秦軍而敗也

按羽初出即以所拔者阮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不足有為也按聞陳王定歲與上聞陳王敗走及未聞所在相應

張之象曰欲云范增說梁立楚後先以好奇計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

耶軍至粟

徐廣曰縣名在沛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

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

兵入薛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

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曰又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

使項羽別攻襄城

正義曰許州襄城縣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

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

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

索隱曰晉

灼音勑絕之勑地理志居鄴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

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

正義

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按增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卒之羽弑懷王而莫之或羽因始終以懷王為說是懷王之立反為漢地耳孟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悞之耶

史記卷七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

善言陰陽駟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

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贊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贊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

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界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

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

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

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交橫

李奎曰太史公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哀風一日是一篇大綱領主意至其開闢馳騁處真有暗鳴叱咤之風

茅坤曰按此別叙三田本末為後張本

屯聚也劉向傳註云蜂午雜皆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曰為於是項梁

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提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邵曰以祖謚為號者順

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

盱台正義曰盱光干反盱以之項梁自號為武

信君居數月引兵攻元父正義曰元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元

父故城在兗州任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

城縣南五十一里正義曰且子余反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

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

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吏反。

趣音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

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曰：高誘註。

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窮來從我，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

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

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

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余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齊遂

按師古云：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耳。

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田榮也。齊遂

伏後不王田生等案

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

日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郛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郛伯國姬姓之

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郛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縣也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丘

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

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

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濟故名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

按漢書作比至定陶

按漢紀云宋義

故楚令尹

按太史公復揭

項梁起東阿數

句正見項氏輕

秦驕危之故且

為下文敗軍張

本

按項梁事終于此

董份曰項羽不宜
自稱季父之名沛
公於羽前亦必不
名其季父項梁字
誤也

卷之六

項羽本紀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

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

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接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

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

唐順之曰若河北之軍一句是斷文法又好更端董份曰楚懷王擁虛器于上而能并將羽軍易置諸侯可謂武矣惜其終制于羽勢重不反卒亡其軀悲夫揚慎曰羽甚禁牧羊兒乃託奪其軍將之殆倚重沛公

地志云宋州陽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提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